駁四書改錯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一

婺源戴大昌

故事類

公山弗擾以費畔　集注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毛氏曰陽虎執桓子。在定公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時夫子已爲司寇。使墮三都。何可謬解至此。蓋定公五年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然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是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時孔子未仕。因而召之。乃朱注云據邑以畔。則兩時兩事。俱不合矣。須知此畔字是謀逆。非稱兵也。

大昌按毛氏謂定公十二年公山據邑以畔時孔子已爲司寇惟定公五年與陽虎共執桓子而召孔子兩時兩事不可混謬然其時虎逐仲梁懷而執桓子實弗擾使之毛氏亦解作弗擾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此即指定公五年事也何得又議朱注據邑以畔爲謬乎毛氏謂此畔字是謀逆非稱兵然則謀逆不得言畔乎毛氏議朱子改孔安國原注而召孔子四字爲據邑以畔然則論語本文以費畔三字亦將刪之乎

三桓之子孫　集注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毛氏曰上文政逮大夫專指季氏此以三家統承之則季氏專政而兩家同受禍非恒情矣不知此三桓仍指季氏古立宗法有大宗小宗莊公之同母弟季友則宗卿也仲叔二家何敢與宗卿比故凡稱三桓多指桓族大宗言則三桓雖通稱而專有所屬安得以三家統承之

大昌按魯三桓專政固季氏爲主然一爲司徒一爲司馬一爲司空未嘗不聲勢相倚如襄公時作三軍則三卿分將未幾舍中軍則季將左師孟將右師叔孫亦自爲軍至季氏逐昭公則叔孫昭子適如闞其家臣鬷戾實與孟孫共助季氏

而伐公徒且夫子請哀公討陳恒公亦曰告夫三子其後三桓一同式微聖人之言未嘗不驗況朱注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注家義當如此毛氏何得謂此三桓專指季氏而譏朱注之錯乎

佛肸召集注子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終不往者知其人終不可變事終不可爲耳

毛氏曰既曰天下無不可變之人又云知其終不可變大不可解讀書須識事此當就夫子本事推原其情佛肸之畔惟史記有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

益嘗夫子仕魯時魯定公與齊景衛靈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非一日矣及趙鞅與范中行相攻而齊魯衛三國又共助范與中行此三國已事亦夫子已事也今夫子去魯而趙氏家臣反從范氏中行氏而畔趙氏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所拂衣而起者而惜乎以暴易暴終不可往此夫子至情亦其實事豈可讀其書而漫不察也

大昌按夫子欲往應公山佛肸之召不過志欲行道偶然動念迨子路來問亦但隨口應答猶之夫子因道不行欲居九夷亦是偶然動念迨或人來問亦但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其實欲往者卒未嘗往欲居者卒未嘗居固無庸認眞解說也若夫子仕魯爲時僅及三月如溝合昭公之墓相夾谷之會墮三都正祭器諸大節及家語所載斷訟數事若誅少正卯則亦未可信者今毛氏乃謂夫子仕魯與齊衛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因與齊衛共助范中行此乃夫子已事噫此豈夫子所爲乎又謂夫子旣去魯適佛肸畔趙氏而從范中行氏有此變端尤有心人所當拂衣而起以釋子欲往之意反以此自命爲讀書論世耶

夫子爲衛君乎 集注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

之

毛氏曰晉哀元年。衛靈合齊魯三國伐晉。而靈公適死。于是趙鞅借納蒯聵。以滑師伐喪。且擊鄭師之援朝歌者。而蒯聵亦執戈從事其間。是以雠師襲國。暴伐父屍。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此時夫子在衛。亦孰不疑其爲衛君。爲之謂助之。卽拒之也。乃輒全不一拒。自哀二年蒯聵入于戚。至三年。齊景遣師圍戚。然後衛亦遣師隨之。然且留聵于戚。以致有孔悝之變。是輒始終不拒父也。輒所歉者。爲叔齊耳。觀春秋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

則夫子之意豈難見乎

大昌按晉納蒯聵衛之臣民以晉是衛之讐則蒯聵是衛之賊拒晉則不得不拒蒯聵拒蒯聵則不得不為衛君葢託于社稷為重之說耳不如衛人可以拒蒯聵輒必不可以拒父譬如瞽瞍殺人臯陶可以執法舜惟有竊負而逃故使輒能如夷齊計惟有遜而去之已矣乃自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始有孔悝之變輒乃出奔悝因立蒯聵為莊公相持至十數年之久而毛氏猶謂其不拒父乎又謂輒所歎者為叔齊耳夫不能為叔齊是即與父爭國矣爭非拒乎毛

氏又引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以爲夫子若不罪衛君者夫圍戚之師輒本未親往安得書衛君乎且問石曼姑圍戚誰實使之往乎况其後莊公出奔爲戎州人所弑而輒則倚齊復入爲衛侯迨再出奔又倚越欲入衛而不克正所謂父死而又因之以爲利者也毛氏津津回護衛輒爲始終不拒父毛氏此編屢言之噫是但務攻朱注而不知其得罪名教矣

子在回何敢死死謂赴鬥而死也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否必告天子方伯請討以復讐夫子而在回何爲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毛氏曰顏淵何以鬥頭觸乎麾以肱乎況此有必不可鬥必不可死者此章專主畏字畏者惟恐死也故曰吾以女爲死慮之亦幸之也曰子在知子不死也回何敢死回不死也

大昌按集注何敢死謂不赴鬥而死也至胡氏謂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乃設言一層其末言夫子而在回何爲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蓋仍是朱注之說亦即毛氏回不死也之解何以故爲

傷廉傷惠傷勇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于衛是傷勇也

毛氏曰子華使齊說已見前今又堅持已說以罪之冉有已耳子華不曾受五秉而坐以無妄若夫子在衛未嘗禁子路之入仕及其死而且哀哭之而宋人必以爲聖門罪此何說焉

大昌按夫子以繼富曉冉有則傷惠明矣子路死事而子羔不死未有以子羔爲非者則知可以死可以無死矣若五秉之取亦連類舉似耳林氏豈不知子華使齊未歸弟婦人從男觀者自可意會毛氏何用執滯

子路無宿諾（集注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諾也）

毛氏曰不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若謂急于踐言亦何容急久要謂何如以不宿怨爲証則不宿怨者消怨也消諾可乎

大昌按舊解釋無宿諾爲不豫諾毛氏復申其義爲不輕諾不知此皆於宿字不切所謂無宿諾者如曲禮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鄭注急君使也孔疏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于家也蓋記者此語猶之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所以形容子路之急迫也朱注釋爲急于踐言不留其諾自勝舊解毛氏乃謂踐言亦何容急則強詞而

不合于情理矣又謂宿猶肯也宿諾可乎夫宿諾則是已踐其諾曷爲不可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集注惠王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

南辱于楚 集注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毛氏曰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是矣若商君傳魏割河西地以和是割地非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魏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又獻河東之地四百里是皆在惠王身後則于及寡人之身將何解

又注南辱于楚。謂與楚將昭陽戰。則更可怪者。考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即楚世家云懷王六年使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陽。得八邑。則亦非惠王時事。且楚得八邑。而注但言七。其七邑一錯再錯。竟至如是。

大昌按毛氏說此二條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葢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迨襄王五年與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十三年秦又取我曲沃平周。方為喪地于秦七百里。又楚懷王六年。昭陽攻魏破襄陵。亦在襄王十二年。固皆與惠王所言不合矣。但據竹

書紀年所載則史記稱襄王在位十六年者皆仍屬之惠王以史記襄王之元年。丁亥另為惠王改元之一年而惠王在位共五十有二載迨惠王卒次年癸卯稱今王元年者杜預以為哀王固無所謂襄王也攷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二書俱與史記異溫公通鑑則從竹書紀年惠王中間改元之說共在位五十二年惠王沒則為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而從世本削去哀王也江氏愼修古人典林亦主惠王改元謂魏實無哀王襄與哀字相似而誤耳據此諸說則史記所稱襄王在位時數獻地于秦及與楚將昭陽戰敗皆為惠王改元以

後及身之事則朱注固無錯矣今若以紀年爲不可信則此書自三家分晉後專紀魏事似不應有誤且惠王原因是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稱王故另改元若史記以襄王元年爲相會稱王則惠王及身未有是舉曷亦僭稱王乎朱注但言後又數獻地于秦至南辱于楚古注疏俱無解故舉與昭陽戰敗事當之葢亦隱用紀年惠王改元之說而未敢質言之毛氏不察先儒多主紀年但據史記以攻朱注然則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及身之時安得有喪地于秦七百里是與本文亦不合矣毛氏又言惠王時魏割河西地以和是割非獻不

知割與獻同一饑地也至于八邑七邑或傳寫之誤耳

齊人伐燕梁惠王篇　集注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已見序說

齊人伐燕公孫丑篇　集注當以梁惠王下篇十章十一章置之此章之後燕人畔之之前

毛氏曰此兩時兩事兩齊王兩伐燕而趙岐孫奭俱不知乃朱氏又認作一事疑孟子與史記不合欲敗梁惠篇之十章十一章必置之沈同私問之後則于燕世家前後文總不會見以致認湣王作宣王移燕昭王為燕易王諸書既焚六國且混沌矣不知孟子兩至齊其梁惠篇伐燕則孟子初至齊

爲齊宣王。燕世家云。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因燕喪伐我取十城。所謂伐之取之也。既而聽蘇秦之說。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所謂置君而去之。此一事也。公孫丑篇伐燕。則孟子再至齊。爲齊湣王。燕世家云。燕易王卒。子噲立。屬國于子之。國大亂。孟軻謂湣王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爲燕昭王。而畔齊。此又一事也。後二十八年。燕昭王伐齊。湣王走死。則孟子去齊久矣。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

大旨按此則毛氏鶻突而武斷之甚者。考齊伐燕子噲事。孟

子以爲宣王史記以爲湣王溫公通鑑因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之說然燕人畔尚在此十年後則仍屬湣王矣若閻氏百詩欲將燕世家所載燕王噲及立太子平爲昭王等事移在前十數年當齊宣王之時以合孟子亦屬臆斷趙氏耘菘亦駁史記此皆與溫公不從史記者也惟朱子語類有云荀子亦言湣王伐燕則非宣王明矣想因湣王後來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耳近錢氏辛楣養新録極取寶應王子中之說曰孟子書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與秦爲東西帝故謂以齊王猶反手孟子去

齊時距湣王之亡廿五六年後來傳孟子者改爲宣王爲孟子諱而寔無庸諱也此則與朱子同主史記者也按昔人亦有謂孟子先游齊後游梁復來齊者故今以孟子爲兩次至齊以伐燕爲齊湣王未嘗不可獨毛氏以梁惠篇伐燕爲宣王公孫丑篇伐燕爲湣王分作兩人兩事則必有不可者今斷以兩篇所記伐燕必是一時一事也何則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市被敗死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志齊湣王因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按此正

孟子所謂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也是時齊旣勝燕不爲立君謀欲取之不聽孟子水深火熱之諫而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諸侯所以謀救燕而孟子復勸其速出令爲燕置君也王又不聽此燕人所以畔而昭王乃厚幣招賢以謀報齊故兩篇伐燕誠爲一時一事從無異說而毛氏于梁惠王篇伐燕忽欲以燕世家所載易王初立齊宣伐燕取十城當之以別于公孫丑篇伐燕爲齊湣王者分作兩人兩事不知燕易王時齊宣伐燕所取者十城耳安得震驚而稱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

之乎且又曰不取必有天殃而孟子亦以取之而燕民悅不悅爲沮其謀乎又安得有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事乎葢是時蘇秦方合六國之從故勸齊歸燕十城宣王卽從之世家此段並無重立燕王語燕非無王何用重立此重立燕王四字則毛氏所增以牽合于置君而去毛氏著說每多此病毛氏自詡爲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惡知其不值識者之一笑乎

駮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二

婺源戴大昌

典制類

千乘之國　集注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朱氏曰乘車之制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一乘包說八十家出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

毛氏曰。周制失傳。言人人殊。宋儒既不讀書。乃論語開卷一典故。一分不曉。格物安在。查此千乘舊注。似馬融包咸兩說俱錯。然寧取包注者。古侯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一里爲井。每井八家。則萬里實有萬井八萬家。而包注據公羊說。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封百里。當有千

乘伯七十里。便降爲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祇二百五十乘耳。故侯國千乘。其數恰合。若馬注則據司馬穰苴所著司馬法爲言。謂百畝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一乘。與包注之十井一乘。已增十倍。所云侯國有萬里萬井者。核之不過得百乘耳。經明云千乘之國。而祇以百乘解之。而朱氏猶曰馬說爲可據。則直茫然不懂矣。特包氏說亦非是者。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壘廬徑遂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

餘井其任車賦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可以之當千乘乎乃若馬氏說但據司馬法並非周禮其直據周禮者獨鄭康成有之並非馬融然亦總非是者周禮戰國人書耳曷足據乎

按此制在春秋傳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一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一千乘乃者之周禮小司徒注則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

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備具矣此眞策書本文較之公羊司馬法之見經注者頗爲可信予故痛諸說之謬而幷及之大昌按包氏以十井出一乘每井八家則十井者是爲八十家出一乘耳毛氏謂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一里爲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寔有萬井八萬家包以十井出一乘是爲八十家出一乘正合此數不知大國地方百里矣止萬井矣止八萬家蘇秦言臨淄之中七萬戶夫一都城有七萬戶豈大國四封僅八萬家乎此亦顯然易辨者（提封萬井乃百乘之家）若據漢書刑法志所言諸侯提封十萬井計之十萬井

則當有八十萬家。卽以實出賦六萬四千井計之。亦當有五十一萬二千家。是方百里者。固非僅萬井八百家也明矣。夌次仲云漢書刑法志所載乃古司馬法與齊將穰苴司馬法是爲兩書毛氏亦未知惟馬注一成出一乘。一成百井。每井八家。是爲八百家出一乘也。開方之法方百里者得三百十六里有奇。正合漢書刑法志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之說。自較包說爲可據。今毛氏因朱子頗主馬氏。則必謂毋取包氏以相攻詰。而又自言包氏所據亦非是者。謂其說雖三百乘尚不足。安能有千乘。不亦自相刺謬乎。邢疏證以開方

之法後儒因謂馬包之說合一

其論亦非詳見四書問答前編

至毛氏解千乘則据昭五年左傳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其餘四十縣遣守四千是十縣一千乘也此則眞鶻突而武斷之甚矣蓋晉自作州兵作三行作五軍其法屢變舊制惡知其所謂縣者果卽周禮四甸爲縣之縣乎乃據此計算以爲二井十六家共出一乘不亦大悖先王之法乎且遂啟彊所言晉之車乘第詭以對楚靈原非必實數而毛氏第據此以爲較之他書頗爲可信其所見鄙悖如此而猶譏人茫然不懂乎

釁鐘集注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

毛氏曰釁是血祭名。古凡造宮室器皿。必血祭以釁其成謂之釁禮。故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其後俗注始兼有血塗釁隙之說。禮記成廟則釁之。豈有以血塗廟屋隙者。故禮曰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今注塗釁隙而于血祭薦血反不一及。是全不知有釁禮者矣。況釁禮祇用羊犬猳豚。今齊用牛。是戰國變禮。亦須注明者。

大昌按毛氏但欲攻朱注。而實于釁義未者之詳矣。按釁之義有三。周禮雍人釁廟釁門夾室。小子釁社稷五祀之壇壝。

圍師釁廐司約釁藏約之戶解者謂爲祓除不祥此孫疏所謂厭變怪禦妖釁之說則毛氏所引成廟則釁之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江氏羣經補義亦謂釁是祭祀之小禮又大司馬治釁軍器小子釁邦器則是血塗釁隙使完固之義此趙注所用也又大司馬釁主龜人釁龜太史釁龜筴天府釁寶鎮寶器此則取其膏血護養精靈之義也今釁鐘爲邦器故朱注主趙氏說本無錯且周禮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原有兩解毛氏既引其文安得復混而言之曰總是血祭乎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集注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

注之旃等

之首曰旌

毛氏曰孟子引齊景公事見春秋傳齊侯田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異古孤卿建旃故旃招大夫以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孟子謂以旂招士則旂爲諸侯所建以旃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旃是春秋傳可解而孟子無可解者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孤卿可召庶人而卿車

載旃。故即以旃招庶人若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亦尊大夫耳。庶爲田禮異聘禮可通証者。豈可注孟子而全不分曉如此。

大昌按孟子所言。與春秋傳周禮俱不合。毛氏謂春秋傳虞人旨旃以招大夫。據司常言孤卿建旃以上大夫聯孤卿也。故旃以招大夫爲可解。然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通帛爲旃雜帛爲物）則孤卿與大夫固有分矣。毛氏何得添出上大夫以強合之乎。又謂爲孟子解亦當據司常大閱文而譏朱注之不知。考而不知其仍不足據也。司常大閱言王

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毛氏因謂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然士謂指已仕者故可召則自大夫以上皆可召之毛氏何以云惟諸侯得召之而獨以諸侯所建之旂招士乎然則王國之士亦將以王之大常招之乎抑仍以旂招之乎且國之庶人則自君卿大夫誰不可召者毛氏又何以云惟孤卿可召庶人而獨以孤卿所載之旜招庶人乎毛氏又謂大夫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是尊大夫然招士則以諸侯之旂招庶人則以孤卿之旜而招大夫則仍以其物又曷爲尊大夫乎

凡毛氏之說固並沒有分曉矣抑知周禮一書孟子本未見故言諸侯去籍莫聞其詳即所謂班爵祿嘗聞其畧者亦與周禮不合想孟子亦非必憑空杜撰而此言招庶士大夫者雖與周禮不相符竊以司常掌大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云云乃各言其人所自建以辨等威若人君有事以招大夫士庶則不妨假借以尊寵之如衛詩孑孑干旌干旄干旟用以招國中賢士可推是以招庶人則以旃士則以旂大夫則以旌耳閻氏百詩則謂庶人以旃三句孟子特遡類而及其平日所招之物並非指田制以大夫士庶皆從公于狩不待招也

若合符節 集注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

毛氏曰符節不用玉周官掌節有玉節角節金節銅節竹節羽節即旌節而玉節最尊惟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恤荒和難諸事始用玉節與命圭等以九命爲長短差次不惟不是符節兼無篆刻分合之數幾見命圭天子與侯國有各分半者況明曰符節則周官掌節與小行人皆曰門關用符節且曰以竹爲之注總錯耳 附解符節無考舊皆以漢制解之漢書有郡守分符天子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而左與之然是符不是節亦不是玉即漢制亦半屬不合

大昌按周禮掌節共八節有玉節及符節而小行人有符節

則云以竹爲之毛氏據以攻朱注而不知其爲固也毛謂玉節最尊與命圭等幾見命圭天子與諸侯有各分半者然舜典輯五瑞顧命上宗奉瑁考工記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先儒皆謂冒者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則命圭未嘗不有所合以取信也文獻通考有云後世有璽書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三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卽毛氏所云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恤荒和難諸事用玉節是也卽漢世有銅虎符竹使符則符亦兼有銅與竹毛氏乃以孟子所言必是專指入節中之以竹爲之者

豈非固乎況趙注亦云王節則朱注所本也

刑政類

敬事而信三句 集注程氏曰此言至淺然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

毛氏曰聖人立言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祇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復舉三大政一在約信一在節用一在時政此有何流弊而又以爲其言淺近引程楊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又云五者以敬爲主且刪去事字獨存敬字則直

是斥事爲廢功用道學清班居官主敬二大流弊此聖學之禍不可不察也

大昌按毛氏以聖人立言不過舉其要者而此章朱氏自注固云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與毛氏說不相左矣至其引程氏說則猶有云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其引楊氏則首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于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

矣。朱子以二公有如此發明。故連類引之。今毛氏乃隱沒程楊所言之詳者。而獨標此數語。皆爲道學之流毒。可謂獄吏之文致矣。其居心可問乎。

使民以時 集注時謂農隙之時

毛氏曰。使民有使民之時。非農時也。考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以豐凶戢公旬之政。況使民不止公旬。有使民耕植刈穫之時。有使民興築樵採之時。有使民譏出入修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正時字明注也。若農隙之時。則但以治兵言。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孟子

當戰國好講武事故曰不違農時不奪農時今云時使而斥斥以農隙言錯矣

大昌按先王重農故曰農用八政周禮均人凡均力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亦視農事而分春秋所書築城郭都邑時與不時無非重農事也孟子言不違農時彼奪其民時正時使注脚毛氏乃謂孟子當戰國好講武事故爲此言豈春秋時尚不列國兵爭乎故此句包注亦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朱注謂農隙之時固包國家凡一切使民興作之事而講武亦在其內毛氏則曰非農時也開口便

錯

民信之矣集注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

毛氏曰民信是一政不是政之教與兵食絕不相關故下文稱三者若必兵食足而民始信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且亦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

大昌按爲政之道孔子言富之而後教之子路言使有勇而且知方孟子言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管子言倉廩實而知禮節毛氏何得謂信與兵食絕不相關且下

文是子貢分作三者。而問其孰可先去。玩夫子此節語氣。自是一串說下。故講家謂信在兵食之中。亦在兵食之外。理自圓足。且所謂去兵食而信不可去者。此乃危急存亡之秋。若夫子告子貢為政常經。自當籌食與兵。兼施教化。事則相連。施有次第。何得謂絕不相關也。毛氏又謂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不知我有以信之者。即朱注所云教化行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集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毛氏曰夫子言足兵謂平日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邱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馬牛。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此無時不足者。萬一有凶荒。如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即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與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邱甸治車輦。馬牛。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

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
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
又非曰兵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
大昌按如毛氏說不得已。不過是値師旅饑饉。其解去兵謂
兵本無不足。但是族師不起徒。遂人不較役。邱甸不治其車
輦馬牛不會于司徒。不致于司馬。殆不過有兵而不用耳。夫
使兵本無不足而偶値有師旅饑饉。豈遂謂爲不得已時乎。
蓋子貢所謂必不得已者。乃兵食俱不足而人心未固結之
時。故必須結民心而先謀足食。若兵且徐圖耳。原非謂有兵

而去之也若如毛氏說兵本無不足但有兵而不用卽爲去兵則下節言去食豈亦是食本無不足而聖人何以輒曰自古皆有死乎是不可通矣

敬事而信 集注敬其事而信于民也

毛氏曰信于民大錯信是君信不是民信此與與國人交止于信民信之矣上好信恭寬信敏惠信則民任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皆同而集注皆謂是信于民並不注信字實義一似信是爲政之效則信字亡矣不知此信字原有傳命實劑要會諸政且信是與仁義禮智爲五德同有本體有功夫至

施之為政又有作用何曾是效

大昌按仁義禮智信五德惟信字可彼此通言如易大有六五厥孚交如益九五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皆言上下相應之義故夫子告子張既曰恭寬信敏惠又曰信則民任焉固是卽效以表德也又如朋友有信友能信乎我必我先能信乎友故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所謂信于民者義正如此毛氏謂此是君信不是民信不知朱注信于民者正指君信而言何反謂其大錯乎且毛氏前于民信之矣一條謂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以朱注解作民信于我為錯然則此

節朱注云信于民者即毛氏所謂我有以信之也何又謂其大錯豈非務攻朱注而不顧其自相矛盾乎 毛氏又云施之爲政又有作用作用二字亦非醇儒治術

辟草萊任土地 集注辟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

毛氏曰此本二事墾草萊是盡民力任土地是盡地力兩各不同今辟草萊不注而任土地則反曰分田與民使任耕稼則以任屬民非任土地矣其曰李悝盡地力則見漢食貨志尚有李悝爲魏文作盡地力之教若商鞅開阡陌則直是變

法。改井畫而阡陌之與任地何涉。

大昌按草萊山野各處有之先王不以畫井授田使民有餘利可以種牧也戰國時一切墾辟之以授民使任耕稼供賦稅利歸于上故孫疏謂辟草萊而任土地可見二語原是一串事毛氏何得謂此本二事乎且如閒民轉移執事餘夫則別受田指人而言則可謂無曠民力今第曰辟草萊並不指屬何人毛氏何以將辟草萊爲盡民力任土地爲盡地力謂兩各不同乎又田間阡陌有縱有橫其地甚寛乃所以正經界者商鞅慢其經界盡開之以爲田使民耕稼正與辟草萊

同意創李悝盡地力之說也毛氏乃謂與任地何涉胡茫然不懂乎且開阡陌者開阡陌之地以爲田也毛氏乃云改井畫而阡陌之亦不成語眞是憒憒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三

記述類

論語學而篇 程子曰論語一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毛氏曰論語作于二子之門人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為解彼琴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家語等書有稱會與者若有子則未知何字。

大昌按柳子厚稱論語作于曾子有子之門人毛氏安知其必無據唐時所有書籍于今果猶存乎程子以論語中所載

弟子之言首及二子而又皆以子稱故為是言朱子因載之論語序說未為害理集注未載即如序說首載史記孔子世家敘列孔子一生事迹又安知史記所編次者果一一無訛盖亦聊備學者參考焉耳

章節類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子罕篇集注重出而逸其半

毛氏曰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為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為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注重出乃不

注之不重章而反注之子罕篇以致威重與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爲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爲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注也

大昌按學而子罕篇次有先後今主忠信三句既見于學而篇又見子罕篇故曰重出此本邢疏之文企非朱子所增子罕篇主忠信三句邢疏云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毛氏何得不明先後而議朱注既注重出不于學而篇反注之子罕篇乎且毛氏又何以知主忠信三句必爲子罕篇文而複簡于學而篇乎若以主忠信三句當另爲一章則尤不然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重

而有威則行也學而能固則文也曷為與忠信不援至于取友改過又所以彌成四教也自漢唐諸儒俱無異說而毛氏敢武斷如此尚議朱注分章之錯乎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憲問篇

集注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毛氏曰既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而上章非重出矣此本是一章其記曾子言者以曾子聞子語時特引子象詞以証明之與卒曰子云同一例其在泰伯篇則複簡也今注重出

又不注之泰伯篇而反注于憲問篇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又一錯注也

大昌按古本憲問篇此兩節共爲一章朱注于上節但云重出重出者僉非衍文可比故朱注于下節又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朱子凡于重出者皆仍其文全不刪去惟講章家則于四書重出者一切無有矣毛謂不注重出于泰伯篇而反注之憲問篇其義已見主忠信一條不復再諭

禮之用二節程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毛氏曰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

本同源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若專于和不事樽節則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又一截也舊注不分節而疏義畫截如此集注既引禮勝則離八字而又以小大由之分屬上作一節不矛盾乎

大昌按程子固云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朱注所引故用其說分兩節豈無矛

看也今毛氏分作三截其解中一截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則謂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是但切小字而于大字無着則小大由之句仍解不去矣毛氏謂疏義本畫分三截但邢疏解中二句云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有所不行也其說須添不以樂和之作一轉而有子本文語氣固無是也則曷若程朱分兩截以有所不行作呼下語氣之自然乎

德行節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耳

毛氏曰此與上從陳蔡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

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此段。則是較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異能。皆與其間。況此時冉求正仕魯。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故康成以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隋時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大昌按上節何注用康成說弟子從我厄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朱注謂此時皆不在門與鄭說異）此德行節邪疏則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並云鄭氏以合前章。是邪疏正用康成合一章之說也。毛氏乃謂

康成以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又是改前人說以就已說矣邢疏兼載皇氏說別爲一章故又疏云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而四科惟舉十人但言其翹楚者爾或時在陳言之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不及也邢疏雖兼存兩說仍以從陳蔡爲主故程子亦謂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朱注因而從之毛氏必議其分章之錯安見爲定論乎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集注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毛氏曰此以敗經而兼敗禮。并敗章節。尤當急正者。古禮衣

長無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

半之衣。綴於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亦不能寢而衣之。于是

有曲解者曰長被身半。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并古

詞例亦壞盡。古有字俱作又字。一身有半。是長身而又半之。

非半身也。不知寢衣是被。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

被。寢衣。名其曰衣者。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聚辭厚衣之

以辯。皆被之義。故衣本象形。下覆兩人。众夫世有一衣而可

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又分衣被者。曰衣者晝

之褻被者夜之衣也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衣謂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于所獨也猶上文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于所獨也一短一長連類記之今錯解寢衣竟改移此節于齊必有明衣之下且云以類相從何耶

大昌按寢衣旣據孔注說文作被則此節必須作錯簡然後能解而毛氏未察也而毛氏之說尤有可啞然者其曰衣本被字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其解長一身有半亦謂必有寢

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也夫旣謂衣卽是被象形爲覆二人然被長一身而過半則不便于覆二人矣豈夫子自少至老畢生必獨宿乎不知寢衣名被而衣則非被康誥衣德言槩辭衣之以薪衣皆讀去聲毛氏何得謂衣者晝之被乎且毛氏又謂被者夜之衣亦解作長一身而過半則與朱注别有寢衣其半葢以覆足者亦無異何以又議朱注改經而兼改禮乎　是以見其必爲錯簡也凡人寢誰無被惟當齊則别其居處如王者則有齊宮祭統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祭義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故夫子當致齊而寢

必別有此長一身有半之被亦猶齊之別有明衣所以異于平日也若毛氏但云寢衣之長一身有半猶褻裘之短右袂一短一長連類而記則記者當第云寢衣長一身有半可矣何故云必有寢衣乎必有云者不常有之辭也正與必有明衣必變食必遷坐數語相連特為致齊而設可知余故非䕶集注者而此節之必當從錯簡無疑矣至毛氏所譏強解為半截之衣朱注本無是說

作者七人矣

毛氏曰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

作者之謂聖顯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
大昌按以此合上節此康成之說伯夷叔齊虞仲爲避世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爲避地柳下惠少連爲避色荷蕢接輿爲避言則添出三人而以七爲十字之誤亦未知的否正蒙則云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以作爲述作之作此外則猶有包咸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七人也王弼又謂卽指微子篇逸民等七人也四說不同唯何用包氏說朱注第載李氏言隱去者今七人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亦未載正蒙之說而毛氏特取而辨論之何耶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章句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毛氏曰舊本子曰吾說節合王天下爲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見陸氏釋文　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呂氏三重本錯注也。

三重鄭注爲三王之禮固謬若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不敢作禮樂則又有樂。將四重矣況此從禮儀威儀來。專重禮教安容襍及。又寡過者。正謂不自用不自專災不及

身也乃謂人得寡過未有民弗信從而謂伯王寡過之學者大昌按上章雖有其德節祇言德與位兩項並廻應首節愚而自用賤而自專二句耳必須合吾說夏禮節方應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一層此朱子所以不從古本分章也毛氏既主三重爲德位時似不應議朱子分章之錯況三重必有不可從陸氏訓作德位時者何則既曰王天下則位與時已有之矣惟德之有無未可必當但曰王天下有一重焉德是也何以曰有三重乎且三重若不指議禮制度考文而指德位時則下文本身徵民六句俱無着落矣毛氏又謂官府制作保氏書教俱在周官中不

當與禮分而爲三若然則子思當第曰非天子不議禮可矣何又曰不制度不考文乎㒸此亦如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雖皆具周禮一書而未嘗不分爲三也毛氏謂此從禮儀威儀來專重禮教安容襍及以明制度考文不可並禮若然則康成訓三重爲三王之禮爲可從矣毛氏何亦謂其謬乎

按閻氏草廬中庸綱領以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于天下者也爲一章

書云孝乎惟孝 集注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毛氏曰此句讀錯者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

不句。若其解則如記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皆甚至語。乃

自漢晉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歷千百年如一轍。乃

自朱注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為脛背馬矣。附解謂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

大昌按毛氏謂孝乎惟孝截句。自漢唐迄宋千百年來。凡引

論語文皆如此讀。是誠有之。竊以今君陳篇乃東晉梅氏偽

古文尚書而伏生今文所無也。偽古文此篇首則曰惟爾令

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鄙見則疑秦以前尚書與

孔壁眞古文尚書本係惟爾令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皆以四字爲句故夫子引此亦云孝乎惟孝猶記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本有禮乎肆乎二字也否則夫子既引書云當直舉惟孝友于兄弟不必添出孝乎二字矣若朱注萌據今僞古文是孝恭不是孝乎故以書云孝乎截句耳此亦從未有揭出者但朱注以孝乎截句雖與古異亦無害理而毛氏大聲攻之此編屢言之附解且謂自來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則即論語中參乎使乎使乎亦自有毛氏固以僞古文尚書爲眞者何又自矛盾

揖讓而升下而飲集注揖讓而升者下而飲者

毛氏曰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將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觶于豐上而飲之將作何解且禮文明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況論語王肅注此則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又射義鄭注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一句而飲二字又句今朱注于前儒句讀俱蕩然矣不止錯矣

大昌按王肅注此則七字作一句射義鄭注則以上五字為句而飲二字又句是皆然矣但朱注分句亦非出自已意按賓之初筵詩以祈爾爵鄭箋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可以養

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此則朱注所本也若毛
氏以朱注下而飲分句遂謂于下于飲全不揖讓又謂是飲
于堂下則與禮文凡曰升飲者俱不合則毛氏自乖舛矣朱
注云下而飲者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
者升取觶立飲也是朱注固明言揖讓明言升飲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二段 集注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

毛氏曰懷寶迷邦兩問兩答若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
月逝矣二句下何以重着孔子曰善讀書便當着眼此惟郝
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

斷為必然之理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祗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與醒可謂極快鄭氏解多武斷惟此極當

大昌按鄭氏此說亦屬有見但鄭是明儒則在朱子後矣毛氏謂鄭解經多武斷何其燭于人而闇于己乎且使此解若出自朱注則毛氏又必如書云孝乎謂千百年來俱未有此大聲而疾呼矣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集注謂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

毛氏曰既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書五載

一朝三載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兆使吏治國則與政尤不相涉故今入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與集注反據本文不及貢以政自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趙注則謂尚書逸篇之詞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朝貢而來一者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然者使集注有識則直以政截句否則一從注疏尚有未恰而乃依違胡混全屬首鼠天下有是注法乎則不止錯矣

大昌按趙注以不及貢截句其解下句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耳今講章則以不及貢至有庳九字作一句讀

毛氏所謂毛氏則謂不及貢以政五字爲句以者與也因訓八比家也

朱注之依違胡涘不止于錯不知講章之說即用朱注之解也何謂相反益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故朝貢之期即所謂以政事接見也朱注原以趙岐說爲未妥故改作謂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二語須作一氣讀凡而字可作轉語可作順承文家原有兩用故朱注之說即講章九字作一句讀正不必如毛氏以五字爲句須將以字解作與也